易意參疑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慮精明才猷振起以此圖治何功不成故為豐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推準動化亨孰如之王者處此固可喜也亦可惧也能无憂乎然徒憂而不為之所亦何以維其盛於不衰故勿宜徒用憂恤須是制節謹度而以敬天勤民為心持盈守成而以保極法祖為念始雖明以致豐而至此不敢過用其明始雖動以致亨而至此不敢過用其動如日之中而常照乎天下則可以保其豐矣而何以憂為康節怕處其盛亦日中之義

訣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帛會同車書一統治功盛大豐之功也非明則无見大之智非動則无由大之才卦德以明而動明則識天下之大幾動則振天下之大法是以明作有功厲精爲事有以致天下于巍然煥然之盛也故名豐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際豐亨之時尊天率土生聚日繁四海九州貢賦日廣則其志欲驕盈而規模制度自然尚大而不復向時体段矣夫驕汰者虛耗之階也逸豫者滅亡之漸也是以有憂道焉聖人憂治世而危明主見一豐字便生煩惱矣

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人君之臨萬民如日之臨萬物當日之中天之照臨万物者不遺稍過盛而日之昃則不能无遺于所照之外矣故王者當豐

之時必當此心常在天下王民坐利病四海休戚无日不在吾畢照之中常如日之中天而照天下所謂于時保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神乎

此又極論不可過盛之理以廣日中之義日以中爲盛中則未有不昃者月以盈爲盛盈則未有不食者豈惟日月雖天地之大其盈虛亦隨乎時時乎息也則氣化變化而萬物顯諸仁是天地之盈與時而息也時乎虛也則氣机收斂而萬物藏諸用是天地之虛與時而息也時之既息不容不反而爲消故天地之既盈不能不反而爲虛此盛極必衰之理雖天地且然而況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常遊乎天地之中其治乱相仍而屈伸相感有不待言者鬼神是風雨霜雷之屬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夫造化人鬼有盛則衰如此此豈亨所以宜日中

也朱子曰天地是奉其大体鬼神是奉其中運動変化者

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以折獄而天下无遁情威以致刑而天下无留獄則遏惡懲奸而蒙辜不明于其間矣此亦保豐之大要也獄之已成然後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皆陽而爲應才與德相等埒者共配然者夫既爲配三則执分適均兩不相下宜有嫌隙而无成功矣然當豐之時明以動而益奮動以明而不妄夫何咎且明作可以爲功震動可以底績寧不爲有尚哉漢之丙魏同心唐之房杜協德是也

雖旬无咎過旬灾也

埒分才力既自相敵則必虛心協德而后相與以有成苟一萌

求勝之心初負其明而欲求勝乎四四負其動而欲求勝乎初則必以力相角以智相抗而彼此有不容並立之勢矣安惡其能免乎故深以為戒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為離主本至明者也乃為六五暗君所蔽其聰慧術智无以自見明而受傷也故為豐蔀見斗之象夫君之蔽錮已深苟不度其時勢之不可而欲以直言極諫往而拯之則未信而諫禍且不測矣竟何益哉惟當積誠致悃以格其心則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吉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心之蔽雖未易以口舌爭然其本体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以誠信而感發之必有潛回而默喻者此格君以心善事君者

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之德應至暗之君明而受蔽雖有明德亦廢置而不用矣然德在我用在君非我咎也故其象占爲然舜非明揚之帝則終雷澤之漁尚非克明之文則老渭濱之釣三雖明德而所遇非君亦末如之何矣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事其君以保豐亨之治此事之至大者以三遇上所事非君大事去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剛明之德近至闇之君故爲豐蔀見斗之象然上雖昏蔽于君而下猶可求助於臣初九陽剛同德之夷主也下就同德

協恭和衷則夾輔之餘可以保豐亨之治故吉

豐其蔀位不當也

位近暗君所處非地故曰不當言其艱于遇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氣質之用小獨直之功大五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章美之賢則勞于求賢逸于得人資其明動以鄉成豐亨之治譽在吾身而譽在天下矣不其吉乎

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有來章之吉則能祈天命而固皇圖享豐亨於有永矣不有慶乎言慶則譽在其中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以陰柔而居豐極滿假之甚者也又處動終躁妄之極者也

過高志滿自專自用恃其明而反失之以至沉溺而不能自覺

也迷復之悔不戢之灾其凶甚矣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言上六驕奢僭侓如屋之豐大而翔乎天際也予行之迷自不

覺其良心之蔽故謂自藏言非真无人也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旅者寄迹于外凡寓處者皆是爲卦山上有火去而不留若其

寄寓然者故名旅〻當親寡然隙易生似难以得亨者然卦之

德体有處旅之道故其占得亨、〻而曰小言非大通以旅故也

然即此卦材所具皆旅之正誠能守此正而不離則處己處人

可保其亨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貞吉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以柔嘉維則之善而又順事陽剛以資其能人己皆得不亦善乎以安靜知止之心而又見几明決以善其動內外皆裕不亦善乎以此處旅何適不宜故小亨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旅之時所處非其所便安所遇非其故舊一於剛則有焚次之厲一於柔則有瑣瑣之災自非得中順剛內止外明將何以善處其間故嘆其艱於處也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特以象言无取于旅主刑者民之司命故獄之未審必須致其明慎以處之輕重出入不敢少有慢易夫既明且慎則其獄已審固无不當其可者然非斷而行之則重者得以緩死而幸免

輕者不免謫遷而含冤故必當罰即罰可宥即宥不得有所淹滯則奸宄不容而善良有賴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以陰居旅之下氣量淺狹无寬達之風以此處旅是自取災也張氏曰詩之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則與物无忤中正則處置得宜旅之時為難處而二以此處之則无一不善者故舍次旅所安也而其居安貨財旅所資也而其資裕童僕旅所賴也而其僕貞六二全旅之德故備旅之善如此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以得人為重六二得童僕貞則即次之地信可以安居而[illegible]

惹使資之裕信可以固守而弗失又何尤乎否則雖有居弗能安之雖有資其能保之吾懼尤之不終无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有過高之行居下之上无下人之資以此處常亦有不能安其居者况旅乎故火其居而喪其僕危之道也然二但不善于處旅其心非有邪也故言雖貞亦厲况不貞乎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凡人平時自處尚當巽以順動處以下人况旅之時而過剛不中居下之上處之其童僕能无喪乎故言其義喪明其无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善于三然不及二也四以用柔能下柔則順以處事下則巽

以從人以是處旅不至殺非其所而旅於可旅之處不至喪失所有而得其防衛之資此亦旅之少安者也然未得正位則所以自處者不能皆善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則所托以為主者又非終身可倚之人故其處旅亦不能皆如其願故士之思爰居之念不无動于中者是以其心不快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處與次有別次客舍猶可久也處只是暫九四旅于處則雖有休息之地而非久居之所故曰未得位惟其未得位是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君雉之象占此者當有文明之應或至他邦而來朱紱之聘或趍上国而覩明主之光若射雉然者夫士在羈旅

以取功名不无資給之費然終由此以得譽命自遊旅而振揚于廟廊由常布而升聞于朝著所得之大蓋百倍于所失之小矣犹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人君无旅故变例以占言之

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之終以譽命非止于閭里之誉言其身際文明而声譽上達亞旅之所遇亦隆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犹鳥之於巢上當旅焚其次如鳥焚其巢將失所安矣故在旅人者未焚之前雖不勝其驕樂之意既焚之後將不勝其悲恨之情故為先笑而後咷也所以然者正由其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剛愎自用喪其順德而不知返如喪牛于易者然故焚巢之禍號咷之災所不免也凶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居巳于高而驕心方勝故自失其謙巽之德而若罔聞知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伏陽下其性務入巽之象也巽以陰為主陰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爲大故小亨然自任則不足資人則有餘非其以陰從陽陰得陽助則尚有可為者故又利有攸往夫從陽而利往則其係于所從者亦大矣可不慎歟蓋事以資人而成亦以匪人而敗雖陽之中亦有不能皆賢者故惟大人則為衆陽之宗而謀猷德望有可倚重是以利見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入也天下之入人者莫如命故巽有命之象此卦上下重巽

是為命令重申而丁言之猶所以入人者深矣名不待言故特發明卦義耳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利見大人

五以陽剛而巽乎中正凡剛之用各當其理而无過中失正之弊以是居尊則本諸身徵諸民而建中表正之志以位而行矣此大人之象也又卦以初四之柔而順九五之剛四以近而順之是為臣者仰承休德初以遠而順之是為民者丕應徯志皆親比大人剛中正之德也夫惟柔順乎剛是以小亨而利往夫惟剛巽乎中正是以利見大人柔順乎剛之剛本該兼二三五上說但承上剛中正來更无所屬故專言九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士君子立身行己須是斬釘截鐵有堅忍果決之才然後能振

起天下之事初以陰柔進退其何能爲哉利武人之貞教占者以矯其柔所謂文人治身當知武人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之確者斯行之果初六進退是其志疑于是非可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也若以武人之貞治之則內有定見外有定力趨向之志專而不持疑于進退之間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祈禳皆通誠意于神明者九二居下而不厭其卑固知巽者也然居中而不至已甚又巽而知中者故占者誠能居己于巽接人以恭然且本实意以流行根乎誠以發越巽由中出而不徒外爲非礼之恭以徇人如巽于牀下而用史巫紛若也夫巽而得中則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斯其吉也歟

而无失恭而有礼又何咎乎

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巽之所貴者中九二居下之中為得中道是能審處己處人之則諂不謟不瀆之几而恭不為過礼不踰節故但止於紛若之巽而得吉也

九二頻巽吝

剛而不中上而不下本不能巽者也其勉而巽亦不過矯偽于一時而已矣恭遜豈可以声音笑貌為哉三雖強巽必不能持于悠久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能无吝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才弱无應寡助且承乘皆陽未免以剛迫之宜有悔者然當巽之時用柔能下故能辞遜而不危道存而不亢而善處于

二陽之間不惟免其侵凌之患尤可得其交助之功或與善以
相資或協恭而並濟其益居多矣如田者所獲之多足充三品
之用不但悔亡而已

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用柔能下始也以陰從陽終也陰得陽助謀猷有賴憑翼有
人其行之底績者多矣故如田之多獲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体當因循積弊之餘宜有悔者然卽律中正
為能奮發改圖以復於正舊政為之一新文明為之再造故吉
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夫始而有悔固无初也既貞而吉則有
終矣九五更化之善如此然貞豈易言哉必丁寧于將變之時
而詳審精密以思其理又揆度于既變之後而圖惟厥終以[illegible]

其事必其順人情合天理而可為經世遠猷然後從而行之一有不當又將從而改易矣必如是而後為貞而其吉可知矣言即所謂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九五之吉位中正也

正則施為正固中則存主真純故有所變更必能丁寧揆度至合乎中正之道苟无其德則必踈于謀而妄于動其能以善變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凡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其卑遜謙抑中常有果斷剛决如斬釘截鐵者在所謂資斧也上九過于卑遜以至懦而不立而剛斷之絕无其視二之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恭而无礼輕而召侮雖巽所當巽亦不免于凶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以陰居陽之上能无悅乎二体皆悅故名兌卦体剛中其悅以正而又柔外則恐有不正之嫌故文王係辭旣謂之亨而又戒以利貞亨者說以處人无入不得貞者理以御情无為邪媚蓋說為人情之所易蕩使非說之以道而一出于天理人心之正則私情勝而卒為媚説之流矣可不慎歟

剛中而柔外　勸矣哉

卦体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剛中故說而亨然以柔外恐有妄說之私故戒以其說必以正而後可蓋天命人心一正而已誠能說之以正則天命此理人心此理吾心之説亦此理上順乎天而不違矣下應乎人而不拂矣夫說以正而契天人則

惟以此先民上亦忘其勞矣以此犯難民亦忘其死矣況其所安爲者乎所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勞不怨殺也蓋天理人心所當勞所當死的民於道理必自脫不得自尔依然必從此就是忘勞忘死也夫説以正而順應天人説之大也正則民説而從之而忘勞忘死民其功矣哉惟大故功惟功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爲利也結上文而贊之

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友相資只是講究工夫故專在講論上説習者講而又講之謂日與朋友講究精詳見聞互發則滋益者多矣若快意而往則須用己力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初九和兑吉

和是發而中節之和初九陽剛則非柔媚矣處下則不上求矣

无應則无朋比矣其說也出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倚之私順天而應人者也和就是說以貞吉就是亨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累也人情之發也喚做行所謂發見而流行者情出于私不能无疑初以陽處下而无應其主情之發一毫无所疑累所謂當理而无私順應而不拂者故謂之和私則疑疑則不得為和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或有难說之悔如舜遇頑嚚一時底豫之不可得者然以其剛中而能真心實意以為說而不徒致飾于辞色容貌之間則有孚發若至誠能動故吉且悔亡舜克諧底豫此爻近之

孚兌之吉信志也

説不根心非信也九二剛中實理為主而情之所發莫非真誠懇至而无一豪假於其間是以孚兌而吉苟徒說而无實其能以感人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五本中正三本柔邪君子小人判矣但四以上承而復下比雖有好德之公猶不免私情之係故云商兌未寧此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倘一路頭差了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四本陽剛故能於此界頭上就能斷然守正而疾惡柔邪專從好路上走去則心志寧一德業有資而克臻上達之善矣故曰有喜幸其得所從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四則趨向端而決擇審其所資于講習者多矣

不有慶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上六陰柔是個邪媚小人蠱惑君心敗壞人国家者也故謂之剝苟君人者倘以小人為不足畏而親昵之則將為其所剝而心志迷惑聰明壅蔽天下国家之厲皆從茲起矣五雖陽剛中正然以逸豫之時居得為之位而密近上六之陰唯保其不信也故以為戒巧言令色孔壬聖帝明王猶畏可畏況其下者可不慎諸

孚于剝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位之正也居尊位之當也人之情不傷于所恃則謹于所畏五之才與势如此未免恃心一萌而謂小人雖近亦无

我何足以防閑弛而邪媚入乎于剝而不自知也有其才豈以善成其才有其位思以善保其位兢兢業業親賢遠姦則小人雖近亦不能比之矣

上六引兌

成悅之主居說之極性貞邪謟而專務說人故二陽在下而欲引以為說曲為便佞之容巧為共臨之術非逢迎以尊其欲則將順以適其私凡引而說之者无所不至雖使得遂其可鄙亦甚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為卦風行水上在世道為式微之時民生當板蕩之際故為渙卦自漸來九來居二而得中為得用武之地且圖謀在志而六

往居三得九之位志在濟時者也左右在人而三爲上同于四相與協謀匡濟者又有人也以此處渙何往不濟故其占得亨王假有廟擴理上取利涉大川擾卦有此象取神州變乱九廟震驚故王者當至于庙以聚祖考之精神或至始祖之庙或至近宗之庙而祀典行焉渙散方收民猶陷溺況卦有舟楫之象在人爲济險之具故爲起海内之瘡痍拯域中之塗炭而利涉大川然此三者皆當以正道行之其濟渙也必爲撥乱反正之弘猷其假庙也必爲奉先致孝之大典其涉險也必爲安民靖难之義舉使不以正則爲違道要功媚神求福行險僥倖而已亨利爲可得耶本義以利貞爲深戒其義精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九二剛來居二而得中是爲英雄得用武之地拠上游而

處形勝可憑藉以自安而不至于困窮也蓋雖在德不在險而相其要樞以控制天下亦不為不重矣又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能散其私而志存匡濟且上同于四而豪傑與之運量忠良與之戮力以此處渙何往不濟分崩離析之秋燦然復覩全盛之勢矣此所以亨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非徒脩祀事而已言王者親至廟中致一心之仁孝以對越于祖考則誠无不格而昭事之餘亦所以聯屬天下之人心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天下渙散人心瓦解我去扶持整頓于以收拾人心合渙為一是為濟渙涉川則是渙散方收時節瘡痍未起民之困踣而整

溺者尤多于此設施措置敷政教以安養他拯一時之陷溺援萬民之疾苦此便是涉大川以卦象言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才德无所不備是以能拯天下之難而成濟險之功也

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當渙之時祀典不脩郊庙礼廢鬼神几于无主故享帝以行郊社之礼立庙以行禘嘗之義則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此皆以一天下之心亦合渙之道也立庙則假庙在其中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剛健之才謀猷克壯足以撥亂反正猶之壯馬也初六當渙之初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拯又能順乎九二之陽藉其謀以匡世世資其力以經邦如拯之用壯馬者夫濟渙于始既易爲功得陽之助又有所恃天下事可知也故吉

初六之吉順也

二有剛中之才固時事之所倚重者初六順而從之則資其克壯之猷而天下不足平矣其吉也良有自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非陽位而九居之若失其故處宜不足以濟渙而有悔也然剛來而不窮則是相其要樞以控制天下據其上游以聯絡四方屏蔽先奠規模在我其所居之地乃是形勝要害如渙奔其机居之而安者如此則經略之謀可就興復之功可成雖其悔其亡之矣

渙奔其机得願也

居形勝之便以收恢濟之功此君子之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奔其机而來就所安則大得所願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不中正本非能忘己者以其居得陽位故能以匡時濟世爲心其於世故之顛危民生之困憊戚然不能自付而鞠躬盡力以求濟者又何暇恤其私而念身之利害家之得喪也占者如是雖未必於天下之事濟否何如然能精白其心而以其身徇天下國家誠可謂心公理得而无悔矣

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四海蒼生皆其度內所以公爾忘私而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當渙之時分崩植黨之患成而天下爲公之道泯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是能開誠布公絕一己之私交散

天下之朋比而卑誠以事上故渙其群之象如此則黨與之勢不成而天下之渙可合矣得臣道而翊贊皇圖大善而吉者也然不徒不締私交而已又能倡公論于廟堂普公道于天下率其黨類同心事上而勢合于一渾然一統之規模豁然大同之氣象使所散者聚而若丘此真老成之妙算元輔之弘猷非常事業豈凡庸思慮所能及哉

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從心田做起六四柔而得正其胸次昭融心源淵大故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渙其群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時當渙散非號令无以鼓舞人心非散財无以感發人心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以濟渙之德當濟渙之任為能散其號令宣

上德而逮下情散其居積賑貧窮而恤鰥寡則令行而民服財散而民聚天下之渙復合而爲一矣

王居无咎正位也

有德无位雖欲渙而其权不能有位无德雖能渙而其本不立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出之有本而運之有权故能渙其所當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陽剛其才可爲渙極其時易濟天時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可除憂患可免又何咎哉以一身之渙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水停蓄其容有限在人則立身制用皆有自然之限而不過

卦以名節節有得亨之理況卦有得中之義占者如之吾見度

數有節而其用裕德行有節而其道光不亦亨乎然道之所貴者中也中則亨而過則苦苟節而至于太甚知嗇而不知豐知止而不知行則非天理所安人情所便可泥于已而不可通于人可行于此而不可達于彼其能守以為貞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全体言則剛柔適均而不過以二体言則二五皆陽而得中以此為節皆節之不失乎中者安有不亨者哉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人情說則易流未免溢其情欲之好見險而止則其情有所品節限制而不至于流矣節之象也然節之权在位而節之本在德九五得以主節于上而其節也又中且正可以通行于天下

德與位胥得之矣夫節惟其正而可通亦可見節亨之義而吾可貞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不害民

此極言節道貫乎天人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之運而已然陰極陽生陽極陰生分陰分陽有自然之節而不過是以時寒時暑氣序不忒而四時成使天地无節歲功或几乎息矣財貨之在天下地力之所產有大數人力之所成有大限使濫用无節必至傷財財既空乏必至頭會箕斂以剝取于民而民受害矣聖人在上知財有限其取也節以九賦其用也節以九式則財不匱于費用之无經民不困于銖求之无適矣惟不傷財故不害民亦須有斟酌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君子主天下之節其自家制用皆有品節自家德行俱已協中然欲立法定制以節万民一用必為數以別之度以齊之若車旗服色冠宮室器用必因尊卑貴賤而制其多寡豐之隆殺使不容有毫髮僭差則天下之民用節矣欲彰皇極以節万民之行必為之擬議其德行議即議禮之說議道自己之議人所同得之理為德人所共由之道為行議以吾心之所獨得而擬諸人心之所同得以吾身之所常行而擬諸人道之所共由章志貞教不使有過不及之差此即所謂因人心之所固有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是即修道之教而天下之民行節矣管子曰上明陳其制則下皆守其令君一制其法則眾各循其典君子為節于天下使用不奢而行不過其功大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時當止也以剛正自守其德又能止也故時未可為而不為雖有制度數之具而不輕用于天下雖有議德行之具而不自試于當時抱道于衡門含章于陋巷順時而止者也又何枉道之失冐進之尤无咎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君子之出處觀時運之盛衰初九剛而得正知時之通塞以為進退在初則塞而不通未可施用雖閉户可也不出户庭豈以隱為高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已出潛離隱非初之時矣然失剛不正既不能自審以從時上无應與又不能因人以尚往所謂世治而无可行之道好從事而亟失時者潔身亂倫凶可知矣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士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時可為而不為二之自失机會亦其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靡而不經其行已也蕩而无節後來傷財之患失德之愆自貽伊戚而已何所咎哉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天作之孽猶可違者无妄之灾猶可尤者若不節之嗟則自貽伊戚而何與于天何尤于人又誰咎

六四安節亨

安者順而无强之謂九五中正以節天下固欲天下之安于法守也四以順正之德臣道之純而上承九五安于大君之所樽

節而度數德行自然由之不待勉強而從容矩度故為安節安順之為也如是則行无過舉動皆得宜隨其所處而无不亨矣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以節道一天下四以順正之德而上承之德行惟其所謀度數惟其所制憲時王之盛典寔昭代之良規故節之安而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謂人情之所甘悅而可從者九五為節之主有中正之德凡其立節于天下共以一道德同風俗者无不合人情宜土俗易知易從而為節之甘美者也其制尽善故吉其制通行故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貞凶以事言悔亡以理言節而至苦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illegible]

竟行不去故凶然礼奢寧儉喪爲節之貞其親不節之嗟則咎矣

哉又曰悔亡盖权衡于理之得失故不計其事之利害

䷼巽上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人欲无累謂之虛天理爲主謂之實有主則虛有主則實其實非有二者虛中中實真實无妄一心之孚信也下說上巽上下交孚兩情之孚信也故名中孚豚魚无知像人之最难感者如古之傲象猶苗何異於冥頑之豚魚舜能格有苗而化傲象豈即感豚魚也難感者且能感之則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矣豈誠動物不亦吉乎至難涉者險難然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故以信行之无不可濟之險是爲利涉大川難濟者且无不濟况乎居乎感所难感如豚魚濟所难濟如大川甚言孚之爲貴也然

其所以為信者又必信所當信貞而不諒執而能通乃為利耳
否則硜硜小信何以感物而濟險哉豚魚之小者豚魚二物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三四二陰備居四陽之中故統言全体則為中虛此心之天一
私不累洞然太虛之无物也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故析言
二体則為中實此心之天万理完具渾然太極之本真也中无
私主故謂之虛理皆不妄故謂之實可以觀孚信之体矣卦德
下悅以應上上巽以順下臣事君以誠君待臣以信上下交孚
如此則風行天下乃有以化萬邦之作孚矣蓋君臣万化之原
故信在朝廷之上而化行邦国之間卦体孚以立本卦德孚以
達化故為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物之死知者莫如豚魚故物之難感者亦莫如豚魚天下之人有最難孚格而不可以化誨懷服者猶豚魚也君子孚信之極則天下死不可動之物雖暴慢亦為之潛服狡偽亦為之輸誠其信及於人之難感者猶之及于豚魚之死知也故曰豚魚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為乘木外實內虛為舟虛是其孚信之積可以濟難猶舟之可以涉川也須本孚未不可泛謂濟險之具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信而得正乃有以應乎天之道使信不以正已非吾心本然之天矣又何以合于天道乎

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其氣相入有孚之象君子觀象于中孚以為獄者民

之司命爲不以实心而求其請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故折獄之疑者必本其至誠惻怛之心而致其擬議評審之实務求其入中之出死中之生如其可生則生之如其不可生而亦不能死疑也則如緩其誅可以刑而未忍遽刑可以辟而未忍遽辟至于求其生而必不可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此其中孚之意誠有溢于成法之表者矣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四以柔正居上是正人君子所當信者初九上應于四有相信之義矣誠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他則因不失親修身有同道之益事国有同心之助其吉宜矣然相信之道不可不久苟信之不篤而此心或移于他則我之心既貳于

彼ㄑ之心亦貳于我必至信非所信而失其所依歸矣如之何

其能安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初未有私主其真心本体尚存故能度四之可信而信

謂之有他則非其心之初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君臣相應有靡散喜說之誠故象以鶴鳴之和言其相信

以心也然其所以相信者以二五中正之德中孚在我足以格

天而化邦故五信之專而任之篤蓋感有一德而不棄其孚信

之深故象以好爵之靡言其相感以道也此可以觀君臣之交

會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有中德六五好之本其中心之願故不期其應而應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豐之遇其配主是兩個一樣好的故謂之配然之得敵是兩個一樣不好的亦謂之敵六三陰柔不中則其操守无常居說之極又卯婚而无恒者使得善應以為之助亦不至顛倒若然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應以我之无德應彼之不通皆不足以任事而相與者應其相敵是以動作无恒應酬无主但見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為顛狂舛錯之甚也此由己无所主人无所賴故於事无定見亦无定守其占凶咎不言可知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周公意應爻說孔子則專責之三言其陰柔不中正躁而无德是以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耳苟內有所養則事到吾前主

和有求則止時行應之小失其則矣雖使得敵之實必不至也

昧若坎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可以觀德位近于君可以觀勢以盛德而膺寵倚握樞柄要而為权勢所歸臣道至此最盛滿危疑之地故象幾望之月若月已望則非盛矣然以其下絕于初而上比于五足知人臣豪无私交而絕去朋黨惟精白一心以事君者也故如馬亡其匹者然如此則心事暴白而動无明勢重而主不疑位高而衆不忌可以无咎矣

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所謂馬匹亡者言其能絕初九之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自非匪躬徇國之臣鮮有不昵于私交者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下應九二同德相孚其鶴鳴之和好爵之靡精神意氣渙聚不移是其孚之兩相攣固也夫君臣合德則孚乃化邦故无咎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剛健中正為正有信任賢才之實德也居尊位為當有信用賢才之責任也有此實德既能端其取人之本有此責任又得遂其任賢之心君臣相信良有以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與時移常相上下不可一槩而必上九居信之極務執其信往往膠于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與勢之順逆故為翰音登天之象雖其所信者正然拂于時而忤

勞則反以信敗矣宋襄以仁而敗尾生以信而窮是之謂矣

䷽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小過言小者過於大也以人事看小過却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於官長天下亦有此等時節爲卦四陰二陽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夫義分所在則陰不可少加于陽然就今日之勢而言則陰已過于陽而時在陰矣故據陰之時任才力亦難行況阻礙動見掣肘而可以得亨然有時而亨者勢也無時而可過者理也故又戒以利貞言須爲所當爲不可以勢之盛而妄爲也自可小事以下正言利貞之道蓋卦體二五三四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遺音下而不上之象故處小過時節但當爲其

才力之所能爲而不强其所不及本分事務尋常斡理方敢以身任之若本分之外而爲吾分量所弗堪者不容越分以有爲也是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然小事雖其所能爲亦須收斂謹密居已于卑而居天下于高寧約焉以自拘毋侈焉以自放斯則下而不上而行之適得吾体有順无逆有利无害而吉乃大來矣可小事而宜下皆所謂利貞也蓋過而貞斯過而不過否則悖于理而拂于道鮮不敗矣曰宜者就其時而言要非陰之幸也曰貞者則據理而戒斯乃陰之吉也理以維勢聖人之戒深矣如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以比況之餘可推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亨者勢也亨而必貞者利也勢可爲不敢過于爲理以治

勞聖人所以防過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柔非任事之才然以其得中則柔而下過故小事猶有可爲者剛本圖大之才然以其失位而不中則剛而過暴必不能大有所爲矣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飛鳥以卦体言順逆以道理言卦体中二爻內實如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如鳥之翼有飛鳥之象故古者當有飛鳥遺音之應然謂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者何故正以時當小過理宜抑損若有上人之心而處于驕亢則於事理而拂時宜斯爲逆矣惟有下人之心而安于退巽則人心順而天理得斯爲順耳順則宜而不順則非所宜此所以宜下而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近則声宏遠則声微雷在山上去人稍遠其声漸微小過之象也當此之時事无大過但于日用行巳之間居喪制用之際一因其理之可過者而過之耳如行巳貴恭居喪貴哀制用貴儉而傲也易也奢也皆過之大非理之所宜也故君子之於小過以行巳則尚其恭然恭以退謙為文而亦恭之不甚過也若傲則非所事矣以居喪則處于哀然哀以致孝為心而亦哀之不甚過也若易則非所事矣以制用則取于儉然儉以節財為先而亦儉之不甚過也若奢則非所事矣蓋時當大過則以大過為中独立不懼遯世无悶太過之中也時當小過則以小為中過恭過哀過儉小過之中也要之為礼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制用以儉為本三者不易之道非特小過之時宜然本

義三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其過此特因小過之時而云然耳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音下而不上畢言飛鳥則上而不下矣初六陰柔爲躁妄之性上應懷希進之心又居過時凡事惟知有上而不知有下行過乎儉喪過乎哀用過乎恭爲飛鳥之象過高志滿必遠夫身矣故曰以凶以致凶言其自取之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臣道之能者也故進而上應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不入於臣之黨而惟有守於道以事柔順之君者也既能如此則不爲凌逆其君而適得臣道之當然矣夫當小過之時況三四憑陵之日二能含從畏此而惟純心以

事其君是過而不過者也臣道若此則无尊权之過亦无過上之嫌矣何其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不可過象傳以理推之所以嚴臣道之防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邪正不兩立三有剛正之德與陰邪不相爲謀衆陰所欲害者也以當陰過之時適小人道長之日使及時知戒則一正足以勝百邪小人亦无如之何矣三乃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則人得以乘間而入而中傷之禍不免矣君子防小人常疎小人伺君子常密故爻象皆危其辭使深爲之備云唐之五王正坐此小忠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能无過者鮮矣惟九四之占當得无咎何也蓋四以剛處柔不用其剛而不過能濟以柔而爲恭得小過之宜故无咎若或更往而以剛爲用則失其恭而取敗必矣故有厲而當戒然以過恭爲是而遂失其剛亦非盡善之道故又戒以永貞言當隨事順理因時處宜知柔知剛不可膠于一定蓋陽性堅剛恐處執一而不變故有永貞之戒

弗遇過之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本不當位然當小過之時乃爲過恭則亦過而不過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爲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將衰矣欲其經綸運量于天下其何能爲故爲不雨而西郊之象然已雖不足

而或任人之有餘則天下之事猶可從而理也今五之正應不過六二之陰柔弋而取之以為助畢竟陰柔才弱亦安能濟得甚事巳无能為人无欲助天下事可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大抵陰柔能下猶得陽剛之助而可以有為五以居尊而當過時過高志滿不能下賢以爲治將何為哉

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動体已過又居動之上陰過巳過又處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上違天道下悖人情處過而又過之甚者故如飛鳥離之比初之飛抑又甚矣夫過甚則凶亦甚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過而又過則信順之反其能免于天之災人之眚乎

弗過過之巳亢也

巳上巳亢兩巳字即不在之巳甚之巳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

意亢既不可況巳亢乎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在人事為彼此協力因事之所以濟六爻皆正

在人事為處置得宜亦事之所以濟故名既濟文王係易看見

卦為既濟便謂好時節彻過了故但可以小亨好時節既過不

好事又將來故須早夜兢兢崇敬畏戒慎欲親君子遠小人動

由天理固守其貞不可以時之既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

蓋以治亂盛衰相為倚伏方既濟時人心順而天命歸天下固

順治而吉矣及既濟之終則人心漸弛而天命因之將治極而

乱生矣此所以為小亨而又必利貞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處既濟之時凡過于剛者侈心生于盛滿之餘而煩擾以激天下之变凡過于柔者怠心起于安逸之後而因循以弛天下之防均不能守正以維治也卦体六爻剛皆得正而當位則剛而不過而能神武以勵明作之治功非侈心作而煩擾者也柔皆得正而當位則柔而不過而能優游以敦渾厚之治体非怠心作而因循者也以此圖治必能事无不正而保既濟于不窮矣故曰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二居既濟之初而以柔居中必能慎重不苟以圖維天下之治此所以事克有濟而得吉於初向使柔而不中則懦而不立未

行未濟者也

終止則乱其道窮也

止以人事言、窮以天運言所謂終乱者蓋以時當既濟則人有止心而晏安怠惰之氣勝憂勤惕励之念微紀綱法度日以大壊而天下趨于乱矣此固人事之失然竟亦是天運循環治極生乱而世道之窮遂至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済非有患也但治極生乱患每生于既済之余是以不可不慎使非思之早防之豫患至将如及矣毋曰胡傷其患将長毋曰胡害其禍将大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當既済之世尚居既済之初々則過欲未萌止心未起故占

者誠能思患而豫防之凡所作為皆能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非不能進不遽進也狐將涉而濡尾非不能濟不遽濟也如此則致治于未亂寡孽无自而生保邦于未危厉階无自而起何其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之效用以君猶婦之前行以茀二本文明中正上應於五宜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豈亨豫大之心勝而虐已下賢之念微二雖文明而文明无以自見二雖中正而中正无以自行雉膏不食井渫不汲如婦喪其茀不能以有行矣然天命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雖不汲汲以求行皇皇以求遇而文明中正之德久當見用于世而輔其君以維既濟之治矣豈終不遇而已哉故曰七日得期之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雖君子然為可用不能必世之我用然可用之具誠在于我所終无見棄之理二得中道則有濟世之蘊而所以黼黻皇猷翊宣帝治者皆豫之矣舍此不用天下將何賴乎故曰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猶高宗當蔽道之盛而興伐鬼方之師是既濟而用剛也夫以高宗之神武而伐蕞爾之鬼方宜不戰而屈人兵矣然當是時猶必待三年而後克用兵之難如此况其下者可不戒乎設不得已而用兵則將不可不慎慎毋以小人為之蓋小人得時用事勝則有屠戮之慘不勝則有輿尸之禍其為天下國家患者不淺二者之禍懸于一將可以匪人任之乎既言兵之不可輕動又言將之不可輕用聖人之戒深矣

三年克之憊也

既曰三年而後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甚矣李淇水議兵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兵天下之才莫難于將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當既濟而以柔居柔是過于戒懼者故能外爲保治之圖而內存儆惕之念蓋豫防而犹思患不以既備而遂弛也如乘舟者既繻有衣袽而又終日戒處既濟之道不當如是耶二句須一串看

終日戒有所疑也

天下之治忽生于心終止則乱皆由一箇止字壞了故必思患預防而心存疑懼一毫不謹恐貽莫大之憂一念不存恐臨无

窮之患則所謂終日戒者在是而保治之道得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時而已矣九五時之所不在雖君道不能挽其去六二時之所在雖臣道不能卻其來故五居天子之位雖若勝于二之為臣者然五之時已過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故其家如此實受其福實字亦有深意胡雲峰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之道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亦自時字上得二方得時用事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故福履綏之而不已若五亦无如之何矣爻象之意不過有見于時而其論至此非抑君而扶臣也盖時不能違天

聖人不能違時當文王與紂之事非聖人意也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体之上正終亂之時雖以陽剛之才極謹畏之道猶懼不克上以陰柔處之惟務因循怠緩不知思患預防是以亂愈極而患愈深如狐不濟而濡首占者不戒載胥及溺其何能淑故厲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凡作事須有同心之人乃克有濟又須所為得正方始成功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與既濟相反故名未濟事之未濟如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終有必濟之理亨然天時將至必須敬慎圖謀而以人事副之方可以濟苟不知戒而或乘之以輕忽

慢之心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則雖將濟而終不濟何所利哉狐

性多疑小狐未能畏怯故勇于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固有將濟之理况六五又有能濟之道柔而得中不惟小心慎密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天下之事而終得亨也此與初吉同義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人之處險如狐汔濟則時事方殷險阻猶在將濟未濟其尚在險中乎于此不謹則始雖函成後將不繼无以續其終矣其能濟乎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又以卦体言終濟之理卦之六爻皆失其位之正謀猷未當考

不足以濟矣然皆以柔應剛以剛應柔則同心以任事協力以
匡時天下可從而理故始不濟而終必濟也

水在火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引而伸之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居之方
也故君子慎以辨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于以正人紀而彰物
軌使內外上下貴賤大小各得其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濟時
之功為大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五有君臣之分二剛五柔有偪迫之嫌然以其居柔得中為
能有孚在道忠順不失以事其君如車之曳輪而不進則于臣
道无虧而可以成濟時之業不其貞且吉乎大抵平寧无事之
時人臣謹厚者多艱難未濟之日人臣靖獻者寡二以陽剛居

未濟之時中而不過真得臣道之純者故曰貞吉與之之深[illegible]
至矣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在心為中在事為正以九居二本非正也今曰得貞而吉何哉由其居柔得中宅心忠順有拳拳誠款之誠有懇懇恪恭之念故能止而不進反其不正以歸于正也九二之中殆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既病于才識之不足當未濟之日又值夫時事之艱難故不足以濟事而有害也未濟征凶然此以三言之則然耳若君子之濟時任事則有不可坐視其変而自委于不能者況三以柔乘剛其與以剛乘險者異矣將出乎坎其與未出中

者抑巽夷有利涉之象故占者當事變不容委之日必當鞠躬盡瘁以摧陷廓清為心以濟溺亨屯為事故又為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陰居陽不无氣稟之偏占者若能俯治省察矯其偏以歸于正則賢聖可入而愧怍不生吉且悔亡矣然反正之功未可以因循致歲月就也必其激昂之氣勝真積之功深如奮武伐国比及三年則德崇業廣而濟世之具成矣不從兵之克敵而受賞乎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貞吉悔亡志行也

能勉而貞則善反以存天地之性涵養以終學問之功回以變化氣質為心而今果遂其志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文明之主處中應剛以獨見之明兼文修之益故能矯偏以歸正而氣稟之疵不足以累之既貞而吉而无復悔之可言矣然此特與其能善反耳未及于治也若論其治則文明有輝光之象處中有孚信之象故見其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而礼樂文章施之以君子之光且輝光所著皆实德之流行而非矯餙于外者蓋蘊之為孚徵之為光德容表裡之俱盛也由是天下文明万邦作孚而治道观其隆矣不亦吉而又吉乎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由中而發散于外也不可于光外別求個暉所謂君子之光者蓋言君子文明內蘊实德充周則功業文章自然昭明赫奕於天下其濟時之功莫大矣豈不暉而吉乎光大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治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可以濟而才又足以濟不容妄有所為惟當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則可无欲速僥倖之咎矣然所謂有孚飲酒非謂其廢人以待天盡人以俟命也苟一任其在天而人事之當盡者亦付之无所事事如狐涉水而濡其首焉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之所當然天下事恐不可濟矣是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是之一字最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教人成就一個是而已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天下未有廢事而可以濟事者若縱而不返則信時之過而无所取裁其不知節亦甚矣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六終